



神拳

老舍著



神 拳

(四幕六场话剧)

老 舍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神 拳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566 字数 48,000 印张 $2\frac{3}{4}$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3

1963年5月北京第1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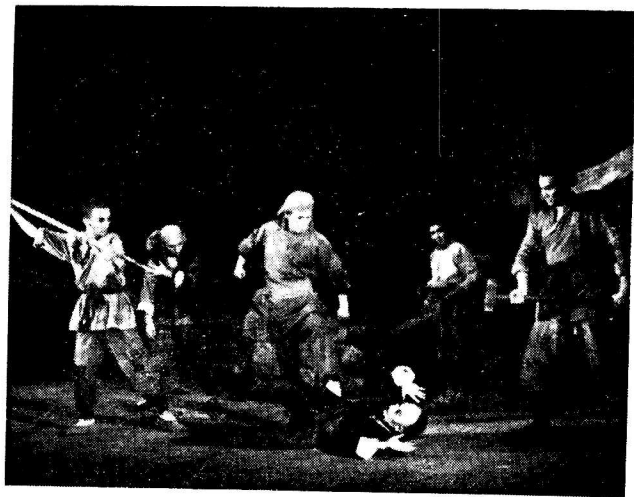
印数 0001—8000册 定价 (4) 0.27元



第一幕



第二幕



第 三 幕



第 三 幕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剧照

曹 西 林 摄

人 物 表

高菊香	高永义	馮铁匠	牛大海
丁双喜	田富貴	高永福	高大嫂
高秀才	赵大娘	賀天庚	吳 七
于铁子	丘二头	夜猫子	孙知县
小 周	荷 花	乔神甫	明大人
八衙役	众仙姑	团 众	群 众
乡 民			

第一幕

时 間 一九〇〇年初，下午。

地 点 京西某县县城外，农民高家。

人 物 高菊香、高永义、馮铁匠、牛大海、丁双喜、田富貴、高永福、高大嫂、高秀才、赵大娘、夜猫子。

幕启：屋中一切簡陋，但很干淨。大炕上摆着一只新而不体面的箱子、两个匣子，都貼着紅喜字。高菊香低首盤腿，坐炕上。她穿着一件旧而干淨的小棉袄。高永义进来。

高永义 菊香，給你！（把一小串銅錢扔在炕上。）

高菊香 干嗎呀？二叔！

高永义 二叔沒的給你，就是这几个沙板儿錢，拿着买朵花兒戴吧！

高菊香 二叔，我不要！

高永义 怎么，还没坐上花轎，就看不起二叔啦？

高菊香 人家心里怪难受的，就别說俏皮話儿啦！二叔，我知道这几个錢来的不容易！

高永义 是不容易！这年月，死容易，掙錢难！什么年

月呀！

高菊香 要不是錢紧，二叔你何至于到教堂借閻王債，落得給教堂去作长工还錢呢！二叔，你几时才能够还清了呢？难道得給教堂白作一輩子活兒嗎？

高永义 也快！也快！

高菊香 快？二叔，你可真会給自己寬心丸兒吃！唉！說的好听，傳教是为劝善行好，可怎么霸占咱們的地，还放閻王債呢？

高永义 洋教嘛，洋办法！

高菊香 二叔！你心里有話，不跟我說！

高永义 別生气，好姑娘！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說那些叫人咬牙的話干嗎呢？

馮铁匠在外面叫：“高老二！老二！”

高菊香 馮师傅来了！

高永义 菊香，你躲躲，省得叫他看見你，空手兒道个喜，心里不好受！他吃的比我多，所以比我还穷！（拾起那串錢）拿着吧！好姑娘，別叫二叔心里难过！

（遞。）

高菊香 （接）謝謝二叔！（到內間去。）

高永义 馮师傅，进来！

馮铁匠上。

馮铁匠 老二，告訴你个喜信兒！（看見箱匣）哟！今几个菊香放大定！你看，你看……

高永义 說你的吧，別管那套俗礼儿啦！你送不起礼，我們也請不起客！我看透了，有洋人在这儿，連咱們的祖坟都得一扫儿光！

馮铁匠 是嘛，洋枪洋炮，洋貨洋教一齐来，誰能保得住祖坟呢！千不該，万不該，你我都使了教堂的閻王債！咱們这辈子休想逃出洋毛子的手心去了！

高永义 有办法就能逃出去！說你那个喜信儿！

馮铁匠 刚才有位过路儿的，叫我給收拾收拾馬掌。他說，有不少地方的义和团把教堂燒了！

高永义 这就是办法！

馮铁匠 可是洋枪洋炮厉害呀！

高永义 义和团善避刀枪，还怕什么呢？馮师傅，你得把全身的武艺都教給我們，加紧儿的练！有了武艺，再加上神法，咱們就沒挡儿，准的！

馮铁匠 唉！我就会那么几套拳，都教給了你們，沒留看家的玩艺儿！

高永义 那就紧着练吧，貪多嚼不烂，有几趟练到家的玩艺儿，也許更好！走，练去！

馮铁匠 还得告訴你个坏信儿：听說乔神甫弄来了几杆洋枪！我看，咱們得派个人去找老团，学法术！神甫有洋枪，咱們善避刀枪，才成啊！

高永义 对！

牛大海和丁双喜在外面叫：“老二！”

馮铁匠 走！练去！天短，別等天黑了！

高永义 大海，就走吧？

丁双喜 （已走至門口）等等，我有話說！（同牛大海进来）馮师傅，二哥，我媽不許我练了！

馮铁匠 为什么呢？是我的把式不地道？还是教的不得法？

丁双喜 不是！媽說，她找不着那么多碎布，也沒有那么多工夫，天天給我补衣裳！本来嘛，老实实在地不动，还往下掉棉花呢！（果然，掉下一小片棉花来。）

高永义 告訴大娘，拳练好，打跑了洋人，就都有新衣裳穿了！

馮铁匠 双喜，光着腚也得练，別攔下！

田富貴 （內声）练！非练不可！（进来，手里提着一大块猪肉）二哥，小意思儿！将就着算点礼物吧！

高永义 我們不能收！既不請客，也不收礼！

田富貴 那也好办；咱們先去练拳，待会儿到城里，找个小館，大伙儿吃一頓。

牛大海 富貴，听我告訴你，你們乡下有地，城里有买卖，頂好甬跟我們穷棒子掺在一块儿；叫人家看見，倒好象我們沾你的光，要当你的打手似的！

高永义 这話对！我們穷，可穷得硬正，不求跟着吃肉的喝点湯儿！

田富貴 你們都算了把！誰跟你們分穷富来着？我爱交

朋友，爱练！

馮铁匠 万一磕了碰了的，我担待不起！

田富貴 磕了碰了？难道有錢的人就不打架嗎？你就說那个张飞龙，老想压我們老田家一头，我早想揍他一頓，可是揍不过他！我得练工夫！（大家默默无言）得啦，馮师傅，叫我跟着练吧！看我不地道，当面告訴我，我就不来了，好不好？

馮铁匠 好吧！你要是练会几招儿就去欺侮人，我們大伙儿可一齐揍你！

田富貴 就这么办！走！这块肉你們不要，我拿走！

馮铁匠、丁双喜、田富貴同下。

牛大海 永义，我看这小子不順眼！

高永义 瞧他几天，他掏坏，我有法儿治他！（往外走。）

高永福提着酒壶进来，拦住了高永义。

高永福 老二，家里有喜事，别又练去了吧！

牛大海 大哥，我給你道喜！老二，要不你就晚去一会儿？

高永福 老二，連大海你，都別练了吧！越练，吃的越多，誰家的粮食都接不上啊！

牛大海 永福哥，到了时候嘍，非练不可！老二，我先去，这儿完了事你再来吧。（下。）

高永福 姑娘呢？新亲就快来到，她怎么……（叫）菊香！

菊香！快出来呀！（高菊香出来）哟！怎么？連新衣裳

還沒穿上哪？老二，你看着灶去，叫你大嫂快來！

高永義 是了，大哥！（下。）

高永福 好姑娘，大喜的日子，应当歡天喜地的，別哭喪着臉呀！好姑娘，在這兒好好地坐着，我到門口接接秀才公去！（下。）

高菊香上炕，坐好。高大嫂匆匆進來。

高大嫂 喲！菊香！怎麼還不穿上新祆罩呢？今天是你
的好日子，總得紅撲撲的，取個吉利！（取下箱上的紅
衫）來，好孩子，快穿上！

高菊香 不穿不行啊？媽！

高大嫂 乖！快過來，穿上！今天放大定，你就是趙家
的人啦！到了婆家可不能象在自己家裡，動不動地就
耍小孩兒脾氣！

高菊香 真麻煩！（慢慢往前移動。）

高大嫂 麻煩？這是終身大事！（給女兒穿衣）你當是媽媽
捨得你哪？我就有你這麼一個眼珠子！

高菊香 媽！（攔住高大嫂。）

高大嫂 別哭！別哭！千萬別把眼睛哭紅了！（自己強忍
着眼淚）這門親事總算門當戶對，兩邊兒都窮，可都
是好人傢兒。再說，你三伯伯秀才公給保的婚，放心
吧，准保不會有錯兒！

高菊香 秀才公真愛多管閑事！

高大嫂 婚姻大事怎麼會是閑事呢？攔在十年前，秀才

公常到县衙門去，連看咱們一眼也不看！这几年，教堂的乔神甫，跟那群假洋人，踢破了县衙門的大門坎儿，秀才公反倒吃不开了！他这才說，都姓高，五百年前总是一家，沒事儿也过来串串門儿！天下大变，什么都是洋的好，洋枪洋炮，洋布洋面，洋油洋教，洋毛子，二毛子，都吃香；秀才公倒落了价儿啦！

高菊香 秀才跟土布一样了，没人要！

高大嫂 可别叫秀才听见啊！听见你这句话，他准得气炸了肺！

高永义 （内喊）大嫂，锅烧干了吧？一股子糊味儿！

高大嫂 你没看着吗？这个老二，准是没看着锅，又练上拳了！

高菊香 快去看看去吧，别烧裂了，买不起！

高大嫂 对！这年月，什么也买不起！（匆匆跑去。）

高菊香 （长叹）唉！（仍端坐炕上。）

高永福陪高秀才进来。

高永福 大冷的天，又叫三哥跑这么一趟，真怪不好意思的！菊香，快给三伯伯道谢吧！

高秀才 姑娘，别动！我得先给你道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乾坤定矣！

高菊香 （不知如何是好，立起来，在炕上行个礼）三伯伯！

（又赶快坐下。）

高永福 三哥，坐吧！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天

下不太平，到处乱七八糟，姑娘没个人家，作父母的实在没法儿睡安生觉！这可不是说，我不疼爱这孩子，把她快快撮出去！我一共就有她这么一个宝贝！（看菊香要哭）孩子，别难过，你一难过，爸爸可就更堵得慌了！三哥，多么好的孩子啊，可惜，没赶上好年月！（拍拍炕上的新箱子）这么一只该劈了烧火的箱子，几件洋布衣裳，就急得我转了半年的磨！你说，钱可都上哪儿去了呢？

高秀才 难言哉！难言哉！连我这有功名的人都快吃不上饭喽！咱们是天朝，有金山银库，可架不住一轮船一轮船的，一火车一火车的，运了走，运到外洋去，洋人肥而华人瘦矣！天朝云乎哉！天朝云乎哉！

高永福 对！对！三哥，你没听见小孩子们唱吗：“己酉是双月，庚子才算苦！”今年正是庚子年！我看非出大乱子不可！

高大嫂（端茶进来）你这个人，怎么老说丧气话呢？天下不乱，已经有不少卖儿卖女的，还盼大乱吗？三哥，我这儿谢谢你，你作了件大好事！（递茶）三哥，你还得多劝劝他，这一程子，他老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天塌砸众人，光他一个人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高秀才（为把她支走）我劝劝他，你忙去吧！

高大嫂 先说明白了，秀才公！我今天可只有一只谁也没法儿燎烂了的老公鸡，跟贴饼子，款待大媒，三哥

可別挑剔！

高秀才 不客气，大嫂！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

況有老公鸡乎！

高大嫂 真有文才，張嘴就让我听不懂！（下。）

高秀才 永福，你刚才說对了，天下确是要大乱！

高永福 听说山东，跟咱们直隶各处，都鬧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

高秀才 洋教該灭，自不待言。可是，义和团也是邪魔外道，成事不足，坏事有余！

高永义气呼呼地进来。

高永义 三哥，你敢說杀洋人、灭洋教的是邪魔外道？

高永福 老二！怎么不先給三哥道謝，这么橫着来了呢。

高永义 道謝了，三哥！

高秀才 我給你道喜，老二！

高永福 老二，听秀才公的，他喝过的墨水比你喝过的凉水要多的多！

高永义 哥哥，你听我說：那年鬧旱灾，我跟教堂借了点錢。三下两下儿，把我那几亩地全折了賬，还是还不清，又叫我去当长工还錢。你想想，天下还有这么欺負人的沒有？这是传教？是他媽的图財害命！你算算吧，他們搶过去多少地，逼得多少人投河覓井！你算算！还外带着沒地方讲理去，咱们的知县看見洋人就打哆嗦！秀才公，你有一肚子四书五经，可沒有

我說的这本冤孽賬！

沉默片刻。

高秀才 我也有一本賬！

高永義 你說說！

高秀才 堂堂中華上邦，物華天寶，人杰地靈，讀孔孟之書，明周公之禮！到現在，竟自屈膝自卑，叫外來的居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高永義 不能忍，就干唄！

高永福 老二，不談了！不談了！今天是菊香的好日子，不再說這些可怕的事！老二，洋人該殺也好，義和團真靈也好，咱們弟兄要安分守己，決不胡作非為！

高永義 大哥，你還有十幾畝地，所以你要安分守己！不過，照這樣下去，你那點地也保不住！

高菊香假咳嗽了兩聲。高永福忙往外看。

高永福 喲！親家太太親自來了！老二，快扣好鈕扣！

（迎出去。）

高永義 菊香！大方着點！有二叔呢，誰欺負你，我揍誰！

高永福領趙大娘上，他拿着個紅布包兒。

高永福 親家太太，請吧！

趙大娘 喲！秀才公也來了？你看，為我們兩家子的事，叫你這麼跑前跑後的，我道謝啦！

高秀才 君子成人之美！只盼哪你們添人進口，全家和

睦，跑破了我的鞋也没什么！

赵大娘 新娘子会给你作一双新鞋穿！

高永义 站在一边出神。

高永福 老二，见见新亲，别愣着！

高永义 道喜喽，亲家娘！我的侄女年轻，你可别给她气受！

赵大娘 这是哪儿的话呀！放心，我怎么疼爱自己的女儿，怎么疼爱媳妇！

高永义 作婆婆的都会这么说！

高永福 （听不下去）老二，叫你大嫂去！（高永义下）亲家，我们老二心眼儿好，可不会说话，你别多心！

赵大娘 咱们是一家人了，谁能多谁的心呢！

高大嫂 换上刚浆洗好的蓝布衫，进来。

高大嫂 亲家，大喜啦！

赵大娘 同喜！同喜！

二妇人坐在炕沿上，二男人坐在凳子上。

高大嫂 亲家，孩子年轻，还没调教好，凡事儿都得多担待着点！

赵大娘 这样的亲戚，用不着多托咐！

高永福 菊香，还不给婆婆行礼吗？快着！

高菊香 往前凑了凑，磕了头。赵大娘拉住她的手。

赵大娘 真是一朵鲜花儿呀！老赵家还要走一步好运呢！（打开布包，拿出一大块土布来）唉！唉！亲家，我